

长篇报告文学

分享是一种快乐。一个人事业有成，要学会与其他人分享。因为你的帮助，别人得到了快乐，你也会收获更大的快乐。这道理是李大哥哥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的。

# 生死兄弟情

蔡康 著◎

宁波出版社

长篇报告文学

# 生死兄弟情

SHENGSI XIONGDIQING 蔡康著◎

宁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死兄弟情 / 蔡康著. — 宁波: 宁波出版社,  
2008.12

ISBN 978-7-80743-314-9

I.生… II.蔡… III.报告文学—中国—当代  
IV.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88377 号

生死兄弟情

---

作 者 蔡 康

责任编辑 卓挺亚

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宁波市苍水街 79 号 31500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宁波报业印刷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mm × 1092 mm 1/16

印 张 14.25

字 数 155 千

版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743-314-9

定 价 25.00 元

# 目 录

|                          |     |
|--------------------------|-----|
| 1 情义是一种长久的牵挂 .....       | 1   |
| 2 记忆中最炎热的夏天 .....        | 27  |
| 3 假如人生没有了欢乐与希望 .....     | 45  |
| 4 痛苦不堪的两难选择 .....        | 63  |
| 5 那盏孤零零亮着的灯 .....        | 85  |
| 6 你姓李,他姓王,你们怎么会是兄弟 ..... | 105 |
| 7 寒冷冬夜的心海春潮 .....        | 137 |
| 8 他来了,就坐在我对面 .....       | 161 |
| 9 二十年后,来自千里之外的问候 .....   | 179 |
| 10 大哥,小弟来看你了 .....       | 201 |
| ■ 后记 .....               | 218 |

## CONTENTS



# 1 情义是一种长久的牵挂

---

有人说,人生在世,有人相助是一种幸运,有情牵挂是一种缘分,有恩可报是一种幸福!而此时此刻,王国军觉得自己是有恩没处报啊!

---

在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之后，当王国军站在浙江省余姚市小曹娥镇王龙集团有限公司那气派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办公室里，面对窗外占地三百亩罐塔林立的墙上写着“全球最大山梨酸生产基地”的漂亮厂区时，他忽然想到了一个在旁人看来很奇怪的问题：这一切都是怎么来的？

答案也许有无数种，过程也显得漫长而曲折，但王国军知道，在走过人生的43年后，自己能有今天，与无数人的帮助是分不开的，尤其是在自己陷入绝望境地就要倒下去的时候，一双像是冥冥之中特地安排的温暖的大手及时地拉住了他，不但把他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而且帮他重新树立起生活的信心和面对困境百折不挠的顽强意志。

有人说，人生在世，有人相助是一种幸运，有情牵挂是一种缘分，有恩可报是一种幸福！而此时此刻，王国军觉得自己是有恩无处报啊！

王国军点上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

窗外不远处的马路上传来热闹的爆竹声。

这天是2007年农历的正月初八，法定的过年假期已经结束，该开门的都已开门，该上班的都已上班，沉寂了一段日子的机器也开始隆隆地转动起来，但意犹未尽的孩子们似乎还沉浸在节日的气氛里，用年前剩下的爆竹和烟花在黄昏的天空中绽放着欢乐延伸着喜庆。

冬季夜长昼短，太阳像完成任务似的早早把暗红色的晚霞挂在了天边。暮霭中窗外的景色渐渐模糊起来，但王国军脑海中的一个人影却变得越来越清晰，闭上眼睛几乎呼之欲出。

时间过得真快，李信国已去世十多年了。要是这辈子还能拉着他温暖的手，叫一声李大哥，那该多好啊。王国军觉得自己有许多话要对李大哥说，而最想告诉李大哥的是：小弟没有辜负你的期望，在绝境中站起来了，在生活中站起来了，在艰苦的创业过程中站起来了。

手机铃响了，朋友们约他晚上到余姚城里去吃饭。陷入无尽思念和牵挂中的王国军本来不想去参加这新年的第一次聚会，但重情面的他又不想扫了朋友们的兴致，于是稍带勉强地答应了。

晚餐的气氛显得有点沉闷。

大圆桌上丰盛的菜肴兀自散发着诱人的香气，高脚酒杯里的红酒在水晶灯的映照下晃着迷人的色彩，原本兴致勃勃谈笑风生的人们好像忽然找不到共同感兴趣的话题而变得沉默了。

没了助兴的谈资，胃口减了大半，价格不菲的酒也变得没味道了。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接下去不知该说什么。偶尔有人张



口,出来的也不是声音而是浓浓的烟雾。

作为余姚市企业家协会的副会长,王国军有许多企业界的朋友。如果说初一到初七是这些一年忙到头的企业家与家人共享天伦之乐的日子,那么初八便是这些有共同语言的厂长经理自发形成的交往相聚的时候了。是啊,过完年了,新的打拼又要开始了。此刻,他们有许多信息需要分享,有许多设想需要交流。当然更主要的是相互联络感情,说不定哪天碰到一道凭自己力量跨不过去的坎,需要朋友们拉一把帮一下。都说商场如战场,一不小心就成了残兵败将。其实,经营实业又何尝不是如此,今年还在一起把盏碰杯,明年也许连人躲到哪儿去了都不知道。

朋友们知道王国军滴酒不沾,但滴酒不沾的王国军菜也不吃饮料也不喝,只是闷着头一根接一根地抽烟。这反常的举动让大家感到纳闷,不知道心事重重的王国军出了什么事,是厂里出了问题,还是感情有了纠纷?而这种触人霉头的猜测在这种场合这样的日子毕竟不便唐突地启齿询问,于是只好选择沉默。

古人说,一人向隅,举座不乐。像受了传染,本来准备一醉方休的朋友们纷纷放下热闹欢乐的酒杯,点上严肃深沉的香烟,把觥筹交错的宴会厅变成了烟雾缭绕的吸烟室。

“找了这么多年,怎么就找不到呢?”并没有注意到大家已从喝酒改成抽烟的王国军像在问大家,又像在问自己。

“王总在找什么?找人?”

“国军说的肯定是东北大哥的家人。”席间与王国军相交深的朋友多少知道点情况。

“王总还有一位东北大哥?”

“李大哥是我的救命恩人。”王国军点点头说。



余姚市位于浙江省东部,长江三角洲南翼,东距国际港口城市宁波40公里,西距省会城市杭州120公里,北濒杭州湾,南接四明山,总面积1527平方公里,现有常住人口85万。

余姚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相传是舜后代的封地,因舜姓姚,故名余姚。早在7000年前这片土地上就创造了被称为世界文化瑰宝的河姆渡文化,使余姚成为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余姚秦时置县,东汉筑县城,曾涌现出严子陵、王阳明、朱舜水、黄宗羲等历史文化名人,被誉为“东南最名邑”、“文献名邦”。余姚是浙江省历史文化名城,全国经济综合实力百强县(市)。1985年撤县设市,隶属宁波市。

每逢佳节倍思亲。这些年来，王国军时常思念恩人李信国并惦记着他的家人。他托人去找过，也写过信打过电话，还直接跟黑龙江省七台河市的桃山煤矿联系过，说要找曾经在矿上工作过的李信国的家人。然而煤矿的职工大都来自五湖四海，相互间的情况都不是很熟悉，再加上管理人员换了几任后，就不知道李信国和他家人的情况了。

在王国军办公桌的玻璃板下压着一张王国军与李信国当年在北京的合影。合影中刚刚病愈站立起来的王国军微微斜着身子靠着李信国的肩膀，像要从目光坚毅的大哥身上获得一种面对今后漫长人生的力量支撑。

现在，每当看到这张合影，王国军总觉得李大哥没有离去而且就在身边，总觉得李大哥一直在用深情的目光看着他，总觉得李大哥像当年一样在默默地支持和鼓励着他。

不知道李大哥的家人现在怎么样了。李大哥走时孩子还小，家里失去顶梁柱，生活肯定会陷入困境。大嫂是农村户口，又没正式工作，这些年来她拖着两个孩子不知是怎么走过来的。时至今日，王国军很想像李大哥当年帮自己一样，伸出手去帮他们一把。但自从失去联系后，找了这么多年，怎么就找不到他们了呢？

或许，为生计所迫，大嫂已带着孩子另外嫁人了。即使这样，王国军也想找到李大哥的妻子和孩子，他要亲口告诉他们，没有李大哥就没有我王国军的今天，是李大哥当年兄弟般的无私相助，才使陷入绝望境地的他有了生存的勇气和创业的信心；他要让他们知道，得到过李大哥无微不至照顾的小弟王国军没有也永远不会忘记恩人李大哥。

“现在通讯那么发达，只要有地址有姓名，就是在天涯海角也

能找到。”一个朋友很有信心地说。

王国军苦笑着摇摇头说：

“话是这么说，但真要找起来就难了。我那次跟黑龙江七台河桃山矿区的派出所打电话，说要找一个名叫李信国的矿工的家人。当对方听说李信国已去世多年时，马上说，现在人员流动那么大，别说是已去世的，就是活着的也难找。对方问我李信国的家人叫什么名字，我还真不知道大嫂叫什么。对方听我支支吾吾说不出，说抱歉帮不上忙就把好不容易接通的电话挂了。”

“那你当年怎么不问问大嫂姓什么叫什么？要是知道大嫂的名字那找起来就方便多了。”朋友说。

“当年怎么知道李大哥会这么早去世。”王国军叹口气说，“20多年前我还是个懵里懵懂的小后生，李大哥不说，我怎么好意思问他妻子叫什么名字，也根本没想到去问。再说，总以为有事跟李大哥联系就行了，哪会想到要直接找李大嫂。”

“你现在见到李大嫂还认识么？”朋友问。

“大嫂见过几次面，人挺热情的。印象中他们的儿子好像叫小龙，那时大概三四岁的样子。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见到大嫂，真不知道是否还能一眼认出来。”

是啊，人的一生中能有几个20年，别说这么多年没见面的人，就是天天见面的自己不也经不住时间的侵蚀？刚步入中年的王国军面对镜子常常疑惑不解：这头发已明显稀疏的人，是我么？树随着年轮一圈圈地大起来还有轨迹可寻，而人老起来怎么脱胎换骨似的竟跟原来判若两人？是太辛苦太操劳了？还是经历逆境有过病痛的缘故？抑或岁月在人身上流过带走和留下的痕迹本来就各不相同？

“不管怎么说我一定要找到他们，实在不行我就直接去东北寻找。我王国军不能做忘恩负义的人。”

“人生地不熟的怎么找？七台河桃山矿区的派出所都说不知道李信国这个人，你毫无头绪地去找得花多少时间？而且你现在的摊子那么大事情那么多，时间也不允许啊。”一位胖胖的戴眼镜的朋友说，他叫钱国炎，是在小曹娥的宁波久久红食品有限公司的总经理。

“那你说怎么办？”

“我托人帮你找。我有个东北朋友现在在北京办公司，她原来在久久红驻京办事处工作过，叫单秀凤，为人直爽，也肯帮忙。单经理的丈夫老周在哈尔滨车辆管理所当保卫科长，打交道的人多，托他帮忙寻找肯定能找到。王总，这事就包在我身上，一定替你找到李信国的家人，也好了却你多年的心愿。”钱国炎信心十足，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那就拜托了。不找到李大哥的家人，我心不安啊！”王国军说。

也许是烟抽得太多刺激了思维神经，晚餐散席后坐在回小曹娥的车上，王国军满脑子都是多年以前的悲苦往事。这些往事像车窗外掠过的夜景，一幕幕或清晰或模糊地在王国军眼前闪现，简直让他分不清哪是现实哪是幻觉了。

小曹娥镇地处浙东姚北平原，东邻慈溪市周巷镇，西连泗门镇，南接朗霞镇，北濒杭州湾。全镇总面积 33 平方公里，有近万米的海岸线。人口近 3 万。

车在朗霞镇转弯后，驶上了一条还在修建的双向 8 车道的柏油马路。这条大道全线贯通后，将成为杭甬沿海高速公路的一部

分,并与举世瞩目的杭州湾大桥连接。

车快到小曹娥人和村时,王国军让司机停车,他说他要下去走走,吹吹风。

时令虽已是新春,但晚上的风吹在身上还是有丝丝寒意。四周静悄悄的,那些放烟花爆竹的孩子大概已进入了甜蜜的梦乡。

这里原来叫周洪陆丘村,属原余姚县镇海公社四大队。1992年乡镇撤并后,周洪陆丘村也同其他村合并,成了小曹娥镇人和村。

这条路王国军曾经走过无数遍,赤脚走过,穿布鞋走过,第一次穿皮鞋时也走过。眼前已大大拓宽的道路早已没有了当年的影子,但当年的模样仍深深地留在王国军的记忆里。沿着这条熟悉而又陌生了的村道,王国军不知不觉走回了自己的童年。

昨晚下过一场不大的雪。早上太阳一出来,雪就开始融化了。到了下午,只有路边行人踩不到的地方还留着一些松软的残雪,像在告诉人们这毕竟是寒冷的冬天。

10岁的王国军像一只活蹦乱跳的兔子,不知从哪里蹿出来,又一溜烟似的从这村道上跑过去了。

镇海公社四大队的大谷仓里人头攒动热闹非凡,一只只装满年糕的箩筐码在墙边,前面是一把带铁皮斗的大秤。大队会计一脸严肃地翻着一本写着无数人名字的簿子,另一只手下意识地拨动着一面黑里透红的大算盘,发出暂时与数量无关因而显得毫无意义的噼啪声。

王国军满脸通红地挤进人群时,大队书记还在一片嘈杂声中作听来的其实他自己也不十分清楚的形势报告。只要把大家集中





不找到李大哥的家人,我心不安啊!  
——陷入沉思中的王国军。

起来,就必定作形势报告,这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已成为一种人人皆知的习惯。王国军踮着脚伸长脖子看看墙边还整整齐齐码放着的年糕,稍稍有些放心了。

书记口中的形势还在往好里发展,而对此无动于衷的王国军紧盯面前的年糕却在想一口气能吃下去几根。都说两头不圆的年糕是机器做的,但机器什么时候也变得吝啬了?做出来的年糕跟摊头里的一样又薄又小。这样的年糕王国军觉得吃五根肯定没问题,至少不会撑着。

这是王国军第一次代表全家来大队里领年货。这只能饱眼福不能饱口福因此算不得美差的差使本来还轮不到他,但上初中的哥哥国江还在学校里领成绩报告单;姐姐幼娣陪生病住院的母亲在绍兴,说是今天出院,父亲去余姚车站接了;而弟弟国立还小,只知道玩烂泥弹子。于是这事关一家人过年充实与否的重要使命就义不容辞地落在了才10岁的王国军身上。

同村的小伙伴好不容易在人群中找到王国军,用手捅捅他的腰,要他一道出去玩。王国军摇摇头,俨然像个大人似的两手叉在胸前,与早已不耐烦但又无可奈何的社员一道默默地等着他们真正关心的好戏开场。

去年过年的凄凉情景还历历在目,它让刚刚开始懂事的王国军尝到了生活的苦涩,知道了生活的艰辛。

同生活在周围的所有人一样,靠挣有限工分维持生计的王国军家日子过得清苦,刚够温饱水平的他们根本经不起任何意外的波折和灾难。不料,年前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烧毁了周洪陆丘村的十几间房屋,也把王国军家的三间虽破旧但毕竟能遮风挡雨的房子烧成了好久还在冒烟散热的废墟。

当一家人看到这乌黑的断垣残壁，都傻眼了，老半天不知道怎么办挪动脚步。直到小弟国立问了一句今晚我们睡在哪里，大家才如梦初醒，知道烦恼不少但温馨更多的家在这一瞬间化为乌有了。在这种时刻，男性可以保持沉默，但女性自然会流露出情感的充沛和脆弱。王国军的母亲沈夏兰和姐姐王幼娣再也止不住眼眶里的泪水，呜呜地哭出声来。

王国军的父亲说：

“哭有什么用，还是找找有没有还可以用的东西。”

虽然梁塌屋倒，但终究还是有大火无法吞噬的东西。一家人开始翻砖搬瓦，在凄凉的瓦砾堆里寻找重新面对生活所需要的勇气 and 希望。

一只铝质茶壶找出来了，尽管瘪进去一块，但无疑还能用；一只铁锅找出来了，举过头顶却发现锅底已有一个不大的破洞，像一个黑娃娃睁着一只调皮的眼睛，看上去很滑稽也挺幽默。

王国军独辟蹊径，在他认为大有可为的地方细细地寻找着他寻找的东西。书包是肯定找不到了，柜子里不是很多的衣服也早已成了灰烬，但家里的那些金属器皿呢，它们应该是不怕火燒的啊？功夫不负有心人，还真让他找到了一个铜火燂。他高高地举着这个铜火燂，像高举着一件价值连城的战利品。

哥哥国江走过来一看，说：

“你还一直惦记着这个火燂啊！都砸成这凹进凸出的丑模样，只能当废铜烂铁卖了。早知道这样，还不如你当初兑糖吃算了。”

“用榔头敲一下，还能用的。”王国军不想让自己好不容易找到的东西被贬得一文不值。不过说来也奇怪，自己找来找去怎么就只找到这个该死的铜火燂了？